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尚書注疏卷十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傳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

傳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音義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

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徳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多士傳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傳稱天以愍下言愍道

至者殷道不至故昊天下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傳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

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音義弔音的旻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弋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正義曰順

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傳言上

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音義 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許亮反于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之行下孟反甸徒遍反

疏正義曰既言天

之效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譬之傳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傳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傳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傳後嗣王紂大無

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音義上時掌反齊側皆反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

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辭辭足以致罰於天罰汝紂以辭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傳正義曰下篇説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説紂之不善臧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

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淫泆俱訓為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憂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其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傳天有命命周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名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傳我亦

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絶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絶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損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損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

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頫傷也頫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頫折也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敎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

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循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違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廻故為居西也無違朕不敢有後者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

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還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還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

多遜傳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音義逖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 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正義曰余滕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

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逖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敎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令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

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

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音義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倣此疏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

舊業故戒之令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知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觧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

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録辭非王語也今史録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序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音義好呼報反疏傳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恐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

無逸傳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政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
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
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
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音義怙音户相息亮反諺魚變反疏正義

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况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

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音義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

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名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於小人雜居也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以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太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

小人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民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傳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音義惸求營反又作煢疏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

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

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觧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

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音義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疏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

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

中身舉全數音義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鮮息淺反注同昃音側夲亦作仄昳田節反供音

恭疏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興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

祖是以傳詳言也觧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偷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内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别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論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音義愆起虔反夫音

扶酗況付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從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淫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

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酗從酒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

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傳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忿其上音義譸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幻音患誑九况反詛側助反祝之又反疏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

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無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如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

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怨恨必起故民怨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傳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音義詈力智反疏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

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顧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音義憾胡暗反叢才公反疏正義曰此

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寛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其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王勿學此也傳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寛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謂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序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音義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

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名

疏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經亦不得見也召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正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

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具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君奭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疏傳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

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傳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音義弔音的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終馬本作崇云

允也疏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傳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

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

光施于我沖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音義已音以遏於葛反徐音謁絕反佚音逸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疏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隊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

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曰天不

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傳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音義我道馬本作我迪去如字又起呂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

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傳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傳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傳伊

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音義摯音至隕于敏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

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後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

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

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音義安治直吏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

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藩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傳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

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音義屏賓領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具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正義曰王爾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

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傅令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正義曰周公呼名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

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葢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

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閎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音義重直用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奏使人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詩傳云相導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疏正義曰公呼名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

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傳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字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也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音義蔑徐亡結反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疏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

傳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來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彞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後

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音義相息亮反疏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王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强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

有死者餘四人也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令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傳令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音

義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馬云鳴鳥謂鳳皇也本或作鳴鳳者非疏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閭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

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収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髙岡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

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音義朝直遥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

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寛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故當以寛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𠯌公不説似隘急故今謀於寛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音義

為于偽反亶丁但反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朂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傳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

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音義喪息浪反否方九反戡音堪勝音升疏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

官而名之太保奭具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之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令我周家皆成

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音義俾必耳反懈佳賣反疏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名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俾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正義曰公呼名公曰君我不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名公以慎終祗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音義鮮息淺反疏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名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名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名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名公以慎終也鄭云名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注疏卷十五

尚書注疏卷十五考證

多士序○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名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

疏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監本作皆非民亦今從閣本改

時惟天命疏今汝又有言曰○汝字監本訛作今改正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臣召南按此文及多方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說四國之民從叛當誅而我寬減汝罪不忍致法也古注並謂誅四國君即多方我惟大降汝命亦謂是誅紂與經意全悖蔡卞始謂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從叛有可殺之道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後儒並從其說

爾乃尚有爾土傳乃庶幾還有汝本土○林之奇曰傳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哉 臣召南按汝土指新遷之地不指殷人舊都

此文及下文有幹有年于茲邑多方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畋爾田大意總勸殷士安居樂業非誘之以

還本鄉也林氏說是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

遷善○蘇軾曰汝能安居汝子孫有興者其所由來

皆自於遷始林之奇曰傅疏以遷爲遷善其說紆曲

不如蘇氏

無逸序○王應麟曰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

其義尤切

無逸疏成王即政之初○即政監本訛即位從舊本改

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先知之乃謀逸豫○蘇軾曰舊說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耳林之奇曰蘇說是也孔傳之失在謀之一字以逸樂為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為民害矣蓋好逸者未必得逸無逸

者自然逸也

乃逸乃諺○臣浩按傳以乃逸為句宋儒始以乃逸屬上句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正相反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臣召南按帝堯之後享國久長首推太戊計其壽當得一百一十餘歲其父太庚二十五年其兄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即云生自太庚末年其嗣位時蓋亦三十餘歲矣經雖無舊為小人舊勞於外之明文而稼穡民依必熟知之

故能敬天勤民所其無逸為三宗之首也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王應麟曰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鄭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蔡沈曰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葢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殷世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别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

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 臣召南按祖甲與太甲先後不同名號亦異但兩王並享國三十三年孔據國語則疑帝甲不可以配中宗髙宗鄭據此經則謂祖甲即武丁子祖庚弟以經斷之鄭說是也若是太甲史記明云稱太宗周公當於中宗之前先叙其事當云我聞曰昔在殷王太宗矣孔傳又曰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

尤屬曲說文王之德固當優於三宗享國久長亦復多於祖甲敘次在後又何說也

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臣召南按孔傳解惟正之供不確經意是言不以逸樂而横征累民也林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私費則必有不繼者文王所以不敢盤於遊田也林說甚長

文王受命惟中身疏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臣名南按鄭康成言受殷王嗣位之命是也古者諸侯嗣位必請命於天子況文王為臣忠敬之至乎文王嗣位在帝乙之七祀殷王命令尚行於海內與衰周不同也孔疏是王肅而非康成何哉

君奭序召公不說疏按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

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朱子曰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旣歸政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君奭傳尊之曰君〇林之奇曰正如棄稱為后稷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句〇臣召南按古讀如此林之奇以君已曰時我為句蔡沈從之李光地曰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說尤直截

弗永遠念天威句曰我民句罔尤違句○朱子謂止一句

在家不知句○蔡傳讀同李光地謂不知二字須連下天命不易為句

嗣前人句恭明德句○蔡沈讀嗣前人恭明德屬上文弗克經歷為一句

在今予小子旦句○蔡沈讀連下非克有正為一句

我道惟寧王德延疏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同○臣

名南按漢儒俱以寧王為文王當是因大雅有文王以寧適求厥寧之文也蘇軾解大誥始謂寧王是武王朱蔡從之推按經文蘇說良是

臣扈○陳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

故殷禮陟配天○臣召南按配天即多士所云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大雅所云克配上帝言為上天所眷佑也傳疏說是蘇軾謂殷尊祀三宗以配

天說雖新實非也

則商實百姓 句 ○蔡沈以商實為句百姓連下王人為

句

王人罔不秉德 句 明恤小臣屏侯甸 句 ○蔡沈以罔不

秉德明恤為句小臣屏侯甸為句

矧咸奔走 句 惟兹 句 惟德稱用 句 乂厥辟 句 ○蔡沈以

惟兹惟德稱為句用乂厥辟為句

天壽平格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 臣召南按孔傳屬

君言吕氏朱子謂即指伊尹六臣以經文上下推之

吕朱說是周公之意在留召公也與無逸篇所言不

同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〇李光地曰緇衣引君奭

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葢數字皆以相似而

誤也

有若散宜生傳散泰南宫皆氏〇王應麟曰按漢書古

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當以散宜為氏

又音義○監本脫音義共一百十八字今從舊本及

毛本增補

疏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

可以自比○ 臣名南 按疏鑿矣前文引殷六臣不及

傅說與此正同呂祖謙曰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但

意主於留名公耳此說甚當

茲廸彝教文王蔑德 句 降于國人 句 ○蔡沈以茲迪彝

教爲句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爲句解全不同

予往 句 暨汝奭其濟小子 句 同未在位 句 ○蔡沈以暨
汝奭其濟為句小子同未在位為句
曰汝明勗 句 偶王在亶 句 乘茲大命 句 ○蔡沈以曰字
為句汝明勗偶王為句在亶乘茲大命為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朱子
曰二人周公自謂已與名公 臣名南 按朱子説是篇
中數處言二人皆周公自謂已與名公以應前文六
臣也又蔡沈以下節汝有合哉四字連襄我二人為

句更確

明我俊民在讓句後人于丕時句○蔡沈以明我俊民為句在讓後人于丕時為句

尚書注疏卷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尚書注疏卷十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序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疏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

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傳致辟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罪輕故退爲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内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内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圻巨依反下同疏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

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因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降霍叔于庶人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

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蔡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

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逺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内也孔言叔封圻内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内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

所以爲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踈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

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音義行下孟反封如字徐音甫用反治直吏反懋音茂藩方元反注同度如字注同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傳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音義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疏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

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因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音義蒲如字徐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令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

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序成王歸自奄傳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多方疏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

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疏傳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升叛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令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音義費音秘鎬胡老反疏傳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别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傳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音義别彼列反疏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正義曰成王新

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命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命其心棄殷而慕周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

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乃汝所聞音義譴棄淺反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正義曰

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自修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傳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内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内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曰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音義 驪力馳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懫勑二反說文之二反劓魚器反

疏 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曰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

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懫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忿懫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傳命湯刑絕

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傳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音義界必二反疏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疏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

刑罰絶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

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傳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音義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

主湯既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介如殷也傳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歎而順其

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説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疏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説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説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傳更説桀也言桀謀其政

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閒閒之閒厕疏正義曰更説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

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音義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疏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己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己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

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

以正汝衆方之諸侯音義任音壬畀并至反疏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

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傳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何不以誠信行寛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熈天之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

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懐疑乎爾乃迪屢不静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

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傳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音義夾音協注同數色角反要一遥反 訊音信倡音唱殛紀力反本又作極 疏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寛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命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

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

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夾其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之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乗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

是不誅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因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廸屢不静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傳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傳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

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傳大小多正自爲
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
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
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
邑尚永力畋爾田傳汝能使我閱其于汝邑而以汝所
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

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傳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音義臬魚列反馬本作劓閱音悅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

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　傳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謂成周之三監者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胥

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常在汝位閲謂簡閲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閲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傳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音義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疏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則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疏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别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序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傳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音義盡津忍反下同任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所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音直良反餘並同鮮息淺反疏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傳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

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愼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達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傳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

無後音義籲音喻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徐下孟反疏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愼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

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謨九德臯陶所謀者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也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羣官失職

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内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遂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别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别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别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内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

地逺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之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

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音義

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頴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況反見賢遍反下注同疏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旣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皐陶謨九德卽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俊卽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

之後也能就其後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傳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以紂惡故敬

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音義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瞀眉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强其丈反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疏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强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主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

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强也暋即昬也故訓爲强言紂自强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與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川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命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

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疏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代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

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雖言制從之限與變必衆始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傳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

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

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音義趣七口反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阪音反疏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脩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及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

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
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
須得其人既略言内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
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
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正義曰前聖後
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
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
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
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
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
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
此惟舉内外要官者言之故内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
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内外要重官以
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

己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

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廵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

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七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傳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傳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傳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音義遠于萬反譽音餘又如字疏正義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

之言或毁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毁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傳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傳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寛容

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音義敉亡婢反

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傳歎稚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

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音義　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勘相同間間廁之　疏　正義曰周公既陳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間復扶又反話戶快反

孫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愼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愼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相訓助也助君所以

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旣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傳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

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傳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義稚直吏反本亦作稺繹音亦疏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愼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

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傳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音義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思馬云憸利佞人也勱音邁疏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

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令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傳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傳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大烈傳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音義詰起一反馬云賓也

疏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卽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愼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皆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正義曰上有

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官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傳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

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音義比必二反又如字行如字疏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

之比類也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愼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

蔡仲之命序王命蔡仲傳成王也○成王上疑脫王字

疏不立管叔之後者○之字監本及毛本訛為從舊本改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吳棫曰周公攝政在成王諒闇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也 臣召南按自戰國以來即有周公攝位之説觀此文則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者三年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也可以證攝位之誣

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疏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臣召南按孔疏疑傳叔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是也但引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則世家祇云封叔度於蔡裴氏集解引杜預曰居上蔡非本文也至杜預注左傳武王封叔度云云實據地理志以

立說確矣孔傳謂叔封圻內仲封淮汝之間豈可信乎

以蕃王室○王應麟曰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勢心有公私而國之興亡判焉

附序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疏鄭元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

○臣呂南按漢儒據書序次第多方在大誥諸篇之後又本文有戰要囚至再至三之言遂謂武庚三監叛時淮夷徐奄並叛此役爲重叛成王乃親征滅之不知書序之先後次第固未可信也康成之識卓矣哉

附序成王既踐奄疏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按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序○金履祥曰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文是多方

在多士之前也自孔安國以來惟胡宏大紀敘多方
於前多士於後顧炎武曰多方當在多士前後人倒
其篇第耳奄之叛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
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
討其君是也旣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孔傳
以爲奄再叛者拘於書序强爲之說也
克以爾多方句簡代夏作民主句○蔡沈以簡字屬上
句

慎厥麗句乃勸厥民句刑用勸句○蔡沈以慎厥麗乃勸爲句厥民刑用勸爲句

疏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民主下監本脱湯既爲民主五字從古本添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傳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蔡沈曰五年必有所指孔氏牽合歲月非是

天惟式教我用休傳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代殷各本俱訛伐殷以疏推之古本作代字是從之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臣呂南

按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

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即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

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土得字訛是令改

正

立政○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

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蘇軾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

準即準人一篇所謂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三者餘皆小臣百職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傳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呂祖謙曰夏之衰也三宅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潘子善問孔傳解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呂氏說不然孰是朱子曰呂說是臣呂南按古人俱以謀面一節爲有夏盛時事故以宅人爲任賢三宅無義民

爲去不肖宋儒始改其說凡下文言三宅俱作任賢解於文爲順

亦越成湯陟句○蔡沈以陟字連下文爲句余芑舒曰古注讀是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臣呂南按孔傳以虞書之五宅三居解三宅以洪範之三德解三俊

理亦可通但此篇三宅三俊始終是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意呂祖謙曰三宅共政者也三俊待用者也然則克即宅言舊任者不曠職克即俊言新取者皆得人於經文前後皆協

其在受德暋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王安石曰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　臣呂南按孔傳解桀德云桀之爲德說甚明白而解受德則云帝乙愛紂爲作善字何

其曲也王安石說是

太史傳掌邦六典之貳○六典監本訛大典今改正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則是文武未伐紂時○時字監本訛特据古本改正

三亳傳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疏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臣呂南按孔疏於傳雖不可通必爲附會此條可謂直糾傳違三亳必非文王時官也

是訓用違○蔡沈以連上惟有司之牧夫爲句

率惟謀從容德○蔡沈以率惟謀爲句從容德爲句陳

櫟曰孔傳讀是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以升禹治水之舊迹○

王樵曰禹迹卽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是也 臣呂南按孔傳以治水言非也

司寇蘇公式句○蔡沈以式字屬下句

兹式句有愼句○蔡沈以四字爲句陳櫟曰兩式字孔

傳同訓法爲優

以列用中罰○蘇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尚書注疏卷十六考證